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三回 匿頭計占紅顏 發棺立蘇呆婿

金魚紫綬拜君恩，須念窮簷急撫存。
四郊盜寢同安孟，一境冤空少覆盆。
勤勉弦歌歌化日，循良應不愧乘軒。

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未做官時須辦有匡濟之心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做官時更當盡展經綸之手。即如管撫字，須要興利除害，為百姓圖生計，不要屍位素餐；管錢穀，須要搜奸剔弊，為國家足帑藏，不要侵官剝眾；管刑罰，須要洗冤雪枉，為百姓求生路，不要依樣葫蘆。這方不負讀書，不負為官。若是戴了一頂紗帽，或是作下司憑吏書，作上司憑府縣，一味准詞狀，追紙贖，收禮物，豈不負了幼學壯行的心。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：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，極廉潔不免太威嚴，也是美中不美。

我朝名卿甚多，如明斷的有幾個：當時有個黃紱，四川參政。忽一日，一陣旋風在馬足邊颳起，忽喇喇只望前吹去。他便疑心，著人隨風去，直至崇慶州西邊寺，吹入一個池塘裡才住。黃參政竟往寺裡，這些和尚出來迎接。他見兩個形容兇惡，他便將醋來洗他額角，只見洗出網巾痕來。一打一招，是他每日出去打劫，將屍首沉在塘中。塘中打撈，果有屍首。

又有一位魯穆。出巡見一小蛇隨他轎子，後邊也走入池塘。魯公便乾了池，見一死屍纏一磨盤在水底。他把磨盤向附近村中去合，得了這謀死的人。

還有一位郭子章。他做推官，有猴攀他轎槓，他把猴藏在衙中。假說衙人有椅，能言人禍福，哄人來看。駝猴出來，扯住一人，正是謀死弄獼猴花子的人。這幾位都能為死者伸冤，不知更有個為死者伸冤，又為生者脫罪的。

我朝正統中，有一位官，姓石名璞，仕至司馬，討貴州苗子有功。他做布政時，同僚夫人會酒，他夫人只荊釵布裙前去。只見這各位夫人，穿了錦繡，帶了金銀，大不快意。回來，石布政道：「適才會酒，妳坐第幾位？」

道：「第一位。」

石布政道：「只為(我)不貪賊，所以到得這地位；若使要錢，怕第一位也沒妳坐份。」正是一個清廉的人，誰曉他卻又明決。

話說江西臨江府峽江縣有一個人家，姓柏名茂，號叫做清江，是個本縣書手。做人極是本分，不會得舞文弄法，瞞官作弊，只是賺些本份錢兒度日。抄狀要他抄狀錢，出牌要他出牌錢，好的，便是吃三盅也罷。眾人講公事，他只酣酒，也不知多少堂眾，也不知哪個打後手。就在家中，飯可少得，酒脫不得。吃了一醉，便在家中胡歌亂唱，大呼小叫。白了眼是處便撞；垂著頭隨處便倒，也不管桌，也不管凳，也不管地下。到了年紀四十多歲，一發好酒。便是見官，也要吃了盅去，道是壯膽。人請他吃酒，也要潤潤喉嚨去，道打腳地。十次吃酒，九次扶回，還要吐他一身作謝。多也醉，少也醉；不醉要吃，醉了也要吃。人人都道他是酒鬼。娶得一個老婆藍氏，雖然不吃酒，倒也有些相稱：不到日午不梳頭，有時也便待明日總梳；不到日高不起床，有時也到日中爬起；鞋子常是倒跟，布衫都是油膩；一兩麻績有二十日，一匹布織一月餘；喜得兩不憎嫌。單生一女，叫名愛姐，極是出奇，她卻極有顏色，又肯修飾：

眉蹙湘山雨後，身輕垂柳風來，

雪裡梅英作額，露中桃萼成腮。

人也是數一數二的。只是爹娘連累，人都道她是酒鬼的女兒，不來說親。蹉跎日久，不覺早已十八歲了。愁香怨粉，泣月悲花，也是時常所有的。

一日，有個表兄，姓徐叫徐銘，是個暴發兒財主。年紀約莫二十六七，人物兒也齊整。極是好色，家中義兒媳婦、丫頭不擇好醜，沒一個肯放過。自小見表妹時已有了心。

正是這日，因告兩個租戶，要柏清江出一出牌。

走進門來，道：「母舅在家麼？」此時柏清江已到衙門前，藍氏還未起。

愛姐走到中門邊，回道：「不在。」

那藍氏在樓上聽見是徐銘，平是極奉承他的，道：「愛姐，留裡邊坐，我來了！」愛姐就留來裡邊坐下，去煮茶。

藍氏先起來，床上纏了半日腳，穿好衣服，又去對鏡子掠頭，這邊愛姐早已拿茶出來了。徐銘把茶放在桌上，兩手按膝上，低了頭，癡癡看了道：「愛姑，我記得妳今年十八歲了。」

愛姐道：「是。」

徐銘道：「說還不曾吃茶哩！想妳嫂嫂十八歲已養兒子了。」

愛姐道：「哥哥是兩個兒子麼？」

徐銘道：「還有一個懷抱兒，僱奶子奶的，是三個。」

愛姐道：「嫂子好麼？」

徐銘故意差接頭道：「丑，趕不上妳個腳指頭！明日還要娶兩個妾。」

正說時，藍氏下樓，問：「是為官司來麼？」吃了茶，便要別去。

藍氏道：「明日我叫母舅來見你。」

徐銘道：「不消，我自來。」

次日，果然來，竟進裡邊。見愛姐獨坐，像個思量什麼的。他輕輕把她肩上一搭道：「母舅在麼？」

愛姐一驚，立起來道：「又出去了。昨日與他說，叫他等你，想是醉後忘了。」

徐銘道：「舅母還未起來？」

愛姐道：「未起。我去叫來。」

徐銘道：「不要驚醒她。」就一把扯愛姐同坐。

愛姐道：「這什麼光景？」

徐銘道：「我姊妹們何妨？」又扯她手道：「怎這一雙筍尖樣的手不帶一雙金鐲子與金戒指？」

愛姐道：「窮，哪得來？」

徐銘道：「我替妹妹好歹做一頭媒，叫妳穿金戴銀不了。只是妳怎麼謝媒？」面面相覷的纏了一會，把她身上一個香囊扯了，道：「把這謝我罷！」隨即起身道：「我明日再來。」去了。

此時愛姐被他纏擾，已動心了。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門前尋酒吃，藍氏不肯早起，這徐銘便把官事做了媒頭，日日早來，如人無人之境。

忽一日，拿了支金簪、兩個金戒子走來道：「賢妹，這回妳昨日香囊。」

愛姐道：「什麼物事？要哥哥回答。」看了，甚是可愛，就收了。

徐銘道：「妹妹，我有一句話，不好對妳說，舅舅酒糊塗，不把妳親事在心，把妳青年誤了。妳嫂嫂妳見的，又丑又多病，我家裡少妳這樣一個能幹人。我與妳是姊妹，料不把來做小待。」

愛姐道：「這要憑爹娘。」

徐銘道：「只要妳肯，怕他們不肯？」就把愛姐捧在膝上，把臉貼去，道：「妹妹，似我人材、性格、家事，也對得妳過。若憑舅老這酒糟頭，尋不出好人。」

愛姐道：「兄妹沒個做親的。」

徐銘道：「盡多，盡多。明做親多，暗做親的也不少。」

愛姐笑道：「不要胡說。」一推立了起身。只聽得藍氏睡醒討臉湯。徐銘去了。

自此來來往往，眉留目戀，兩邊都弄得火滾。

一日，徐銘見無人，把愛姐一把抱定道：「我等不得了。」

愛姐道：「這使不得！若有苟且，我明日怎麼嫁人？」

徐銘道：「原說嫁我。」

愛姐道：「不曾議定。」

徐銘道：「我們議定是了。」愛姐只是不肯。

徐銘雙膝跪下道：「妹子，我自小兒看上妳到如今，可憐可憐！」

愛姐道：「哥哥不要歪纏，母親聽得不好。」

徐銘道：「正要她聽得。聽得，強如央人說媒了。事已成，怕她不肯？」愛姐狠推，當不得他懇懇哀求，略一假撇呆，已被徐銘按住，撇在凳上。愛姐怕母親得知，只把手推鬼廝鬧，道：「罷，哥哥饒我罷！等做小時，憑你。」

徐銘道：「先後一般，便早上手些兒更妙。」

愛姐只說一句「羞答答，成什模樣？」，也便俯從。

早一點著，愛姐失驚要走起來。苦是怕人知，不敢高聲。徐銘道：「因妳不肯，我急了。如今好好兒的，不疼了。」愛姐只得聽他再試。柳腰輕擺，修眉半蹙，嚶嚶甚不勝情。徐銘也只要略做一做破，也不要定在今日盡興。愛姐已覺煩苦極了，鮮紅溢於衣上。

嬌鶯占高枝，搖蕩飛紅萼，

可惜三春花，竟在一時落。

凡人只在一時錯，一時堅執不定。貞女淫婦，只在這一念關頭。若一失手，後邊越要挽回越差，必至有事。自此一次生，兩次熟，兩個漸入佳境。興豪時，也便不覺丟出一二笑聲，也便有些動盪聲息。藍氏有些疑心。

一日，聽得內坐起邊竹椅「咯咯」有聲，忙輕輕蹣到樓門邊一張：卻是愛姐坐在椅上，徐銘站著，把愛姐兩腿架在臂上，愛姐兩支手攬住徐銘脖子，下面動盪，上面親嘴不了。

藍氏見了，流水跑下樓來。兩個聽得響，丟手時，藍氏已到面前，要去打愛姐時，徐銘道：「舅母不要聲張，聲張起來，妳也不像（附注：沒臉皮）。我們兩個已說定，我娶她做小，只不好對舅母說。如今見了，要舅母做主調停了。十八九歲還把她留在家裡，原也不是。」

愛姐獨養女兒，藍氏原不捨難為的，平日又極趨炎這徐銘，不覺把這氣丟在東洋大海，只說得幾聲：「你們不該做這事，叫我怎好？酒糊塗得知怎了？」只是歎氣連聲。

徐銘低聲道：「這全要舅母遮蓋調停。」這日也弄得一個愛姐躲來躲去，不敢見母親的面。

第二日，徐銘帶了一二十兩首飾來送藍氏，要她遮蓋。藍氏不收。徐銘再三求告，收了，道：「這酒糊塗沒酒時，他做人執泥，說話未必聽；有了酒，他使酒性，一發難說話。他也只為千擇萬選，把女兒留到老大。若說做你的小，怕人笑他，定是不肯。只是你兩個做到其間，讓你暗來往吧。」三個打了和局，只遮柏清江眼。甥舅們自小往來的，也沒人疑心。任他兩個倒在樓上行事，藍氏在下觀風。

日往月來，半年有餘。藍氏自知女兒已破身，怕與了人家有口舌，凡是媒婆，都借名推卻。那柏清江不知頭，道：「男大須婚，女長鬚嫁，怎只管留她在家，替妳做用？」

藍氏乘機道：「徐家外甥說要她。」

那柏清江帶了分酒，把桌來一掀，道：「我女兒怎與人做小？姑舅姊妹嫡親，律上成親也要離異的。」藍氏與愛姐暗暗叫苦。

又值一個，也是本縣書手簡勝，他新喪妻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兒女，家事也過得。因尋柏清江，見了他女兒，央人來說。柏清江道他單頭獨頭，人也本分，要與他。娘兒兩個執拗不定，行了禮，擇三月初五娶親。徐名知道也沒奈何。

一日走來望愛姐，愛姐便扯到後邊一個小園裡，胡床上，把個頭眠緊在他懷裡，道：「你害我，你負心！當時我不肯，你再三央及，許娶我回去，怎竟不說起？如今叫我破罐子怎到人家去？」

徐銘道：「這是妳爹不肯。就是如今妳嫁的是簡小官，他在我後門邊住，做人極貧極狠，把一個花枝般妻子，叫她熬清守淡。又無日不打鬧，將來送了性命。如今把妳湊第二個。」

愛姐道：「爹說他家事好。」

徐銘道：「你家也做書手，只聽得妳爹打板子，不聽得妳爹賺銀子。」

愛姐聽了，好生不樂道：「適才你說在你後門頭，不如我做親後，竟走到你家來。」

徐銘道：「他家沒了人，怕要問妳爹討人，累妳爹娘。」

愛姐道：「若是我在他家裡，說是破罐子，做出來到官，我畢竟說你強姦。」

徐銘道：「強姦可是整半年奸去的？妳莫慌，我畢竟尋個兩全之策才好。」

楊花漂泊滯人衣，怪殺春風驚欲飛。

何得押衙輕借力，頓教紅粉出重圍。

愛姐道：「你作速計議。若我有事，你也不得乾淨！」

徐銘一頭說，一頭還要來頑耍，被愛姐一推，道：「還有什麼想纏帳？我嫁期只隔得五日，你須在明後日定下計策復我。」

徐銘果然回去，粥飯沒心吃，在自己後園一個小書房裡，行來坐去，要想個計策。只見一個奶娘王靚娘抱了他一個小兒子進園來耍，就接他吃飯。這奶娘臉兒雖丑，身體苗條，與愛姐不甚相遠，也掙得一雙好小腳。徐銘見了道：「這妮子我平日尋尋她，做殺張致。我與家人媳婦、丫頭有些帳目，她又來緝訪我，又到我老婆身邊挑撥，做她不著罷。」籌畫定了，來回復愛姐。愛姐歡喜，兩個又溫一溫舊，回來。

做親這日，自去送她上轎。那個小官因是填房，也不甚請親眷。到晚，兩個論起都是輕車熟路，只是那愛姐卻怕做出來，故意的做腔做勢。見他立攏來，臉就通紅，略來看一看，不把頭低，便將臉側了，坐了燈前，再也不肯睡。簡小官催了幾次，道：「妳先睡」，她卻：

錦抹牢拴故帶郎，燈前羞自脫明璫。

香消金鴨難成寐，寸斷蘇州刺史腸。

漏下二鼓，那簡小官在床上摸擬半日，伸頭起來張一張，不見動靜。停一會又張，只見她雖是卸了妝，裡衣不脫，靠在桌上，小簡道：「愛姑，夜深了，妳困倦了，睡了罷。」她還不肯。小簡便一抱抱到床裡，道：「不妨得，別個不知痛癢，我老經紀，服侍

個過的。難道不曉得路數？」要替她解衣。

扭扭捏捏又可一個更次，倒在腰帶子與小衣帶子都打了七八個結，定不肯解。急得小簡情急，連把帶子扯斷。

她道行經，小簡道：「這等早不說！叫我吃這許多力。」只得摟在身邊，乾調了一會睡了。

三朝，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見。家中一個小廝，叫做髮財。

愛姐道：「你今做新郎，須帶了他去，還像模樣。」

小簡道：「家中須沒人做茶飯與妳。」

愛姐道：「不妨，單夫獨妻，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。」小簡聽了好不歡喜。

出門半晌，只見一個家人挑了兩個盒子，隨了一個婦人進門。愛姐也不認得。見了，道是徐家著人來望，送禮。愛姐便歡天喜地，忙將家中酒餚待她。那奶子道：「親娘，我近在這裡，常要來的，不要這等費心。」愛姐便扯來同坐，自斟酒與她。外邊家人正是徐豹，是個蠻牛，愛姐也與他酒吃。吃了一會，奶娘原去得此貨，又經愛姐狠勸，吃個開懷，醉得動不得了。外邊徐豹忙趕來，道：「待我來服侍她。」將她衣服脫下，叫愛姐將身上的衣服脫了與她；內外新衣與她穿紮停當。這奶子醉得哼哼的，憑他兩個搗弄。徐豹叫愛姐快把桌上酒餚收拾，送來禮並奶子舊衣都收拾盒內。怕存形跡被人識破。他早將奶子頭切下，放入盒裡。愛姐扮做奶子，連忙出門。

紛紛兩血灑西風，一葉新紅別院中。

紀信(附注：楚漢相爭時劉邦部將，曾假扮劉邦以誑楚，為項羽所殺。)計成能誑楚，是非應自混重瞳。

徐銘已開後門接出來，挽著愛姐道：「沒人見麼？」

愛姐道：「沒人。」

又道：「不吃驚麼？」

愛姐道：「幾乎驚死，如今走還是抖的。」進了後園，重賞了徐豹。又徐銘便一面叫人買材，將奶子頭盛了，僱件作抬出去。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東家、跑西家的，怕人不見動疑。

況且她丈夫來時也好領他看材，他便心死。一面自叫了一乘轎，竟趕到柏家。小簡也待起身。徐銘道：「簡妹丈當日近鄰，如今新親，怎不等我陪一盅？」扯住又灌了半日，道：「罷，罷！晚間有事，做十分醉了，不惟妹丈怪我，連舍妹也怪我。」大家一笑送別了。

只見小簡帶了小廝到家。一路道：「落得醉，左右今日還是行經。」

踉踉蹌蹌走回，道：「愛姑，我回來了。妳娘上復妳，叫妳不要記掛。」正走進門，忽見一個屍首，又沒了頭，吃上一驚，道：「是、是、是哪個的？」叫愛姑時，並不見應，尋時並不見人。仔細看時，穿的正是愛姐衣服。他做親得兩三日，也認不真，便放聲哭起「我的人」來，道：「什狠心賊！把我一個標標緻緻的真黃花老婆殺死了！」哭得振天響。

鄰舍問時，發財道：「是不知什人，把我們新娘殺死。」

眾人便跟進來，見小簡看著個沒頭屍首哭。眾人道：「是你妻子麼？」

小簡道：「怎不是？穿的衣服都是，只不見頭。」眾人都道奇怪。幫他去尋，並不見頭。

眾人道：「這等該著人到她家裡報。」小簡便著發財去報。柏清江吃得個沉醉，藍氏也睡了。聽得敲門，藍氏問時，是發財。得了這報，放聲大哭，把一個柏清江驚醒，道：「女大須嫁，這時她好不快活在那裡，要妳哭？」

藍氏道：「活酒鬼，女兒都死了！」

柏江青道：「怎就弄得死？我不信。」

藍氏道：「現有人報。」

柏清江這番也流水趕起來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去，去，去！」也不戴巾帽，扯了藍氏，反鎖了門，一徑趕到簡家。也只認衣衫，哭兒哭肉，問小簡要頭。

小簡道：「我才在你家來，我並不得知。」

柏清江道：「你家難道沒人？」

小簡道：「實是沒人。」

藍氏道：「我好端端一個人嫁你，你好端要還我個人，我只問你要！斧打鑿，鑿入木。」

小簡對這些鄰舍道：「今日曾有人來麼？」道：「我們都出外生理，並不看見。」再沒一個人捉得頭路著。

大家道：「只除非是賊，他又不要這頭？又不曾拿家裡什東西，真是奇怪！」胡猜鬼混，過了一夜。

天明，一齊去告，告在本縣鈕知縣手裡。知縣問兩家口詞：一邊是嫁來的，須不關事；一邊又在丈人家才回，賊又不拿東西，奸又沒個蹤影。忙去請一個蒙四衙計議。四衙道：「待晚生去相驗便知。」知縣便委了他。他就打轎去看了，先把一個總甲道：「是地方殺死人命大事，不到我衙裡報，打下十板發威。」

後邊道：「這人命奇得緊！都是償得命，都是走不開的。若依我問，平白一個人家，誰人敢來？一定新娘子做腔不從，撞了這簡勝酒頭上，殺死有之；或者柏茂夫妻縱女通姦，如今姦夫吃醋，殺死有之；只是豈有個地方不知？這是鄰里見他做親甚齊備，朋謀殺人劫財，也是有的。如今並里長一齊帶到我衙中，且發監，明日具個由兩請。」果然把這些人監下。

柏茂與簡勝央兩廊人去講。典史道：「論起都是重犯，既來見教，柏茂夫妻略輕些，且與計保。」這些鄰舍是日趁日吃窮民，沒奈何，怕作人命干連，五斗一石，加上些船兒錢，管家包兒、小包兒、直衙管門包兒，都去求放，抹下名字。他得了，只把兩個緊鄰解堂。里長，他道不行救護，該十四石，直詐到三兩才歇。

次日解堂，堂尊道：「我要勞長官問一個明白，怎端然這等葫蘆提？我想這人，柏茂嫁與簡勝，不乾柏茂事了。若說兩鄰，他家死人，怎害別人？只在簡勝身上罷。」把個簡勝雙夾棍。

簡勝是個小官兒，當不過，只得招「酒狂一時殺人」。

問他頭，他道「撇在水中，不知去向」。知縣將來打了二十監下。審單道：

簡勝娶妻方三日耳，何仇何恨？竟以酒狂手刃，委棄其頭，慘亦甚矣。律以無故殺妻之條，一抵不枉。里鄰邴魁、榮顯坐視不救，亦宜杖懲。

多問幾個罪，奉承上司，原是下司法兒。做了招，將一千人申解按察司，正是石廉使。他審了一審，也不難為，駁道：「簡勝三日之婚，愛固不深，仇亦甚淺。招曰『酒狂』，何狂之至是也？首既不獲，證亦無人，難擬以辟。仰本府刑廳確審解報。」

這刑廳姓扶，他道：「這廉憲好多事，他已招了水[吞]頭去，自然沒處尋；他家裡殺，自然沒人見。」取來一問。也只原招。道：

手刃出自簡勝口供，無人往來，則吐之邴魁、榮顯者，正自殺之證也。雖委頭於水，茫然無跡，豈得為轉脫之地乎？

解去，石廉使又不釋然，道：「捶楚之下，要使沒有含冤的才好。若使枉問，生者抱屈，那死的也仇不曾雪，終是生死皆恨了。這事我親審，且暫寄監。」

他親自沐浴焚香，到城隍廟去燒香，又投一疏，道：「璞以上命，秉憲一省；神以聖恩，血食一方。理冤雪屈，途有隔於幽明，心無分於顯晦。倘使柏氏負冤，簡勝抱枉，因璞之罪，亦神之羞。唯示響邇，以昭誣枉。」石廉使燒了投詞。

晚間坐在公堂，夢見一個「麥」字。醒來道：「字有兩個『人』字，想是兩個人殺的。」反覆解不出，心生一計，調審這起

事。

人說石廉使親提這起，都來看。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，等不得的人都散了。石廉使又逐個問。簡勝道：「是冤枉，實是在丈人家吃酒，並不曾殺妻。」

又叫發財，恐嚇他，都一樣話。只見石廉使叫兩個皂隸上前，秘密吩咐道：「看外邊有什麼人來。」

皂隸趕出去見一個小廝，一把捉了。便去帶進，石廉使問他：「你什麼事？在此窺伺。」小廝驚得半日做不得聲。

停一會，道：「徐家。」

石廉使問道：「家主叫什麼？」

小廝道：「徐銘。」

石廉使把筆在紙上寫。是「雙立人」，一個「夕」字。有些疑心，道：「你家主與哪一個是親友？」

小廝道：「是柏老爹外甥。」

石廉使想道：「莫非原與柏茂女有奸，怪他嫁殺的？」

叫放去這起犯人，另日審。外邊都哄然笑道：「好個石老爺，也不曾斷得什麼。」

過了一日，又叫兩個皂隸：「你密訪徐銘的緊鄰，與我悄悄地拿來。」兩個果然做打聽親事的，到徐家門前去。

問他左鄰賣鞋的謝東山，折巾的一個高東坡，又叫他出門道：「石老爺請你。」兩個死掙，皂隸如何肯放？

到司，石廉使悄悄叫謝東山道：「徐銘三月十一的事，你知道麼？」

謝東山道：「小的不知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他那日曾做什麼？」

道：「沒什麼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想來！」

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三月他家曾死了一個奶子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誰人殞殮，扛抬？」

道：「忤作盧麟。」石廉使即吩咐登時叫忤作盧麟，即刻赴司，候檢柏氏身屍。差人飛去叫來。

石廉使叫盧麟：「你與徐銘家抬奶子身屍在何處？」

道：「在那城外義塚地上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是你人的殞麼？」

道：「不是小人，小人只扛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有些古怪麼？」

盧麟道：「輕些。」石廉使就打轎。帶了忤作到義塚地上，叫忤作尋認。尋認了一會，認出來。

石廉使道：「仍舊輕的麼？」

忤作道：「是輕的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且掀開來。」只見裡邊骨碌碌滾著一個人頭。

石廉使便叫人速將徐銘拿來。一面叫柏茂認領屍棺。柏茂夫妻望著棺材哭，簡勝也來哭。誰知天理昭昭，奶子陰靈不散，便這頭端然如故。柏茂夫妻兩個哭了半日，揩著眼看時，道：「這不是我女兒頭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這又奇怪了，莫不差開了棺？」

叫忤作，忤作道：「小人認得極清的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只待徐銘到便知道了。」

兩個差人去時，他正把愛姐藏在書房裡，笑那簡勝無辜受苦：「連妳爹還在哭……」

聽得小廝道「石爺來拿」，他道一定為小廝去看的緣故，說：「我打點也無實跡。」

愛姐道：「莫不有些腳踢？」

徐銘笑道：「我這機謀，鬼神莫測。從哪邊想得來？」就挺身去見。

不期這兩個差人不帶到按察司，竟帶到義塚地。柏茂、簡勝一齊都在，一口材掀開。見了，吃上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帶到，石廉使道：「你這奴才！你好將這兩條人命一一招來。」

徐銘道：「小的家裡三月間原死一個奶子，是時病死的。完完全全一個人，怎只得頭？這是別人家的。」

盧麟道：「這是你家抬來的三[粵]鬆板材。我那日叫你記認，見你說『不消』，我怕他家有親人來不便，我在材上寫個『王親娘』。風吹雨打，字跡還在。」石廉使叫帶回衙門。

一到，叫把徐銘夾起來。夾了半個時辰，只得招是「因奸不從，含怒殺死」。石廉使道：「她身子在哪裡？」

徐銘道：「原叫家人徐豹埋藏。徐豹因常見王親娘在眼前，驚悸成病身死，不知所在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好胡說！若埋都埋了，怎分作兩邊？這簡勝家身子定是了。再夾起來！要招出柏氏在哪裡，不然兩個人命都在你身上。」

夾得暈去，只得把前情招出，道：「原與柏氏通姦，要娶為妾。因柏茂不肯，許嫁簡勝，怕露出姦情，乘她嫁時，假稱探望，著奶子王親娘前往，隨令已故義男徐豹，將親娘殺死，把柏氏衣衫著上，竟領柏氏回家。因恐面龐不對，故將頭帶回。又恐王氏家中人來探望，將頭殮葬，以圖遮飾。柏氏現在後園書房內。」

石廉使一發叫人拘了來。問時，供出與徐銘話無異。石廉使便捉筆判：

徐銘奸神鬼賊，慘毒虺蛇。鏡台未下，遽登柏氏之床；借箸偏奇，巧作不韋之計。紀信誑楚，而無罪見殺；馮亭嫁禍，而無辜受冤。律雖以僱工從寬，法當以故殺從重。仍於名下追銀四十兩，給還簡勝財禮。柏茂怠於防禦，藍氏敢於賣奸，均宜擬杖。柏氏雖非預謀殺人，而背夫在逃，罪宜罰贖官賣。徐豹據稱已死，姑不深求，餘發放寧家。

判畢，將徐銘重責四十板。道：「柏氏，當日人在妳家殺，妳不行阻滯，本該問妳從謀才是。但妳是女流，不知法度，罪都坐在徐銘身上。但未嫁與人通姦，既嫁背夫逃走，其情可惡！」打了廿五。「柏茂！本該打你主家不正，還可原你個不知情，已問罪，姑免打。」藍氏縱女與徐銘通姦，釀成禍端，打了十五。徐豹取兩鄰結狀：「委於五月十九身死。」姑不究。盧麟扛屍原不知情，鄰里那魁等該問他一個「不行覺察，不行救護」，但拖累日久，也不深罪。還恐內中有未盡隱情，批臨江府詳察，卻已是石廉使問得明白了。知府只就石廉使審單敷衍成招，自送文書極贊道：「大人神明，幽隱盡燭。知府不能。」贊一辭，稱頌一番罷了。